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目錄 内編

友愛

蕭禎　劉亮　張泰
王鏊之　鄭稽　謝鐸
林俊　廖欽　朱導
魏正蒙　韓邦奇 邦靖　金問
姜寶父　阮廷瓚　陸桂
柯潛　顧聚　陸任忠
劉秉鑑　許鈇　陳交
王文端父　王以東　楊忠愍
孫陞　陶大臨　王毓俊
丘集　萬文恭　方獻夫
徐階　陸文定　郭宗臯
王鈁　曾煥　龍見金
陸果　傅學易　王石溪
張堯文　于玭　倪應斳

閫範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友愛

前言

解縉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兄弟位乎其間上而事父事君中之爲交友下而所以畜妻子也皆視其於兄弟何如耳有如善事君父而兄弟有疵焉安在其能善事君父乎有如畜妻子交朋友盡道矣而或闕於兄弟焉妻子朋友之心亦安能貼服哉是故夫子嘆詩人之旨必以兄弟既翕爲父母之順世俗失事親之道皆由溺妻子之愛而薄兄弟之情至哉兄弟之倫哉所以合五倫而各盡其道者孰不由於斯乎

李東陽曰孝友天性也父子兄弟天屬也人之善皆性乎天而倫有疏戚行有先後必自屬於天者始焉父子親之至者也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友與孝相因而不相遠凡有兄弟者皆然芸童牧豎卉裳椎髻之民

無不知兄弟之愛也及其天旣喪則雖經生學士或不能之於此而不厚則亦无有所不薄矣噫夫婦朋友皆人合於人倫差後然其厚者在夫婦則曰如兄弟在朋友則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於所謂兄弟者顧或疎之如途人甚之如寇讎非特夫婦朋友之不若理欲之相遠固若是甚哉予嘗求其故矣人之所欲莫甚於袵席亦莫甚于貨利家之爲禍恆必由之京兆之田汝南之繆淸河之乙皆以此起釁而其止也則或以理悔或以家數或以官訓而後能上无明有司內无賢父兄狥欲忘理釁起而不能救甘心而終身焉者葢亦多矣可勝道哉

李鵬舉戒諸子姪書曰兄弟同居最要和氣不可聽婦人言語以傷天和自取天譴但居家亦務要內外謹嚴毋致相瀆

湛若水曰余觀孟子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象之于舜念念欲殺其身奪其妻居其宮攘其所有无所不至舜旣爲天子象特其机上肉耳舜不誅逐之而反富貴之憂與同憂喜與同喜此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今之爲兄

弟者門戶各立一不合相族如仇不思父母生我兄弟之時如十指在手不分大小長短痛癢一切皆關於心若使兄弟相殘是戕父母之手傷父母之心矣當平心觀理不聽細人之言能體認大舜處象之心不恚不爲仁人也

沈公鯉文雅社約曰世俗有一事最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好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讎亦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爲至親者爲同一氣也既同父則同氣矣既同氣則吾至親矣顧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戶相視吳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疎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故豈異母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度者以四海爲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爲參商悪知相越乃若是懸邈矣噫又曰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爭一玉巵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而已

往行

洪武六年蘭州入里麻民郭買的叛又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

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洪武二十六年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於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吳淳字伯善長洲人讀書數行俱下少與兄同居兄以疾廢伏枕幾二十年吳元年吳中被兵家人悉奔潰淳獨侍兄有操刃入室者淳負兄倉皇走避復遇亂兵十餘交刺淳以身蔽兄三十餘創昏仆于地兄竟兵死淳少蘇遂入秦餘杭山不復出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絕意仕進有母兄璧庶母弟瓊玠庶母讒珏珏失愛于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珏於家貲悉聽諸弟所

欲無幾微靳色及父母沒甞珏以後事珏治父喪所費皆己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珏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訟曰父母兄弟天屬也其可以生死而二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摭他事訟兄釀致其罪珏沮之而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以若子孫相仇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爲吾絕交矣因感泣而去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幾破我家爲置田宅以奉珏珏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

伍洪字伯弘安福人洪武三年以薦登吳伯宗榜進士初授臨清縣丞又改績溪簿歷上元知縣先生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不遵先生曰是吾德薄古人強之終生異也于是隱于梅溪以養母至於家積憑弟所擇惟拾一二疲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穉母子孑立先生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護得罪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曰汝

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也婣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步子卽自死敢以弟故累母而全己身也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不知所終

殷原善嘉興人家貧兄近仁與原善友愛无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遠縣獻所著蒞政戒銘二十四篇擢廣西參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早世遺孤纍纍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終不復娶撫教婚嫁皆得其所鄉邦稱義焉近祀鄉賢

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言曰臣少無父非兄无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无難色則舍之二人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聞者无不嘆息

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其兄遂死焉

梁惠生東莞人洪武初其兄惠養得重罪當解京卽刑惠生曰兄承宗祀弟請代死遂從械繫至京就死義士莫不傷之

樂栟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栟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亭戶許從兄弟歲輸鹽痡自縮迫小民陪其輸以掩己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以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栟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栟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无後其可哉梲又追及之栟叱之去不聽卽乘埦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栟果死于京中

陳志弘者江西新淦人洪武間兄志敬坐事謫戍遼東喪明不能往一子當代役志弘念其兄養无所託請代戍遂籍於遼東衛鄉人義之卽

南京故刑部尚書壽之祖也

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溢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死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臉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爲屈賊壯之不爲加害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

蕭自成泰和人撫兄孤如己子姪翀亦敬自成如其父洪武中自成以事被逮翀引服從戍與自成庭爭往不已至相抱持大哭官竟按籍坐自成翀哭門外不去聞者傷之及自成屯滁陽翀與諸弟更出往視自成意甚適亦不知其在役也家有異荆一本五榦事詳烏斯道所爲翀義傳中

朱璧清遠人少爲邑諸生志行端潔孝友著聞丁母憂泣血三年未嘗齒見與弟姪同爨四十餘年一錢尺帛不入私囊洪武二十四年貢入太學官至工部主事督營繕以廉勤聞今祀于鄉賢

楊士奇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西昌東里人友愛著聞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創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留浹旬日爲洒掃庭戶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无恙後客江夏嘗館于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无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令他飯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盡瘉乃去

夏忠靖公原吉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耶留俸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

李郁字文盛連州人永樂中鄉薦授福清訓導九年擢知祥符縣又九年擢開封府同知遂解組歸以俸餘置田均之兄弟今二百年來子孫蕃衍同享其業鄉人羨之

何潛淵東莞人質直有守明敏好學立身行己克修矩度洪熙初知縣李貞舉明經行修荐於藩司以親老辭歸親疾侍湯藥唯謹居喪毁瘠三年不茹酒肉事兄潛璽友愛彌篤頒白猶同財產名堂曰同心

宣德初大臣薦諸知府九人何文淵得溫州奉敕馳驛之任未幾政大

治刑清訟簡至于鄰郡訟有不平亦赴訴焉時屬邑永嘉百姓朱良觀兄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于婦言也乃嘯其鄉之耆老立兩人庭下以大誼開諭之因授筆判一詩于其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與敦和睦其事與蘇瓊无異温人至今稱賢守必先文淵

陶英其先巴縣人爲留守中所百戶正統九年調廣東昌化所英有姊老病癰且無夫家遂與同來凡登舟岸貧無輿馬皆英負之姊竊不自安一日浮舟大江姊從舵後潛投水英亦投救幾死爲舟人所拯得兩活竟負之任奉養如母

鄭璣字文象幼失母已復喪父獨與繼母及二弟居二弟者繼母之所出也母篤愛之璣務順其意長欲析產璣輒以美田善器與弟母爲感泣復同居如故璣舉正統丁卯鄉薦署教靈川轉寧波教授入爲國子學正潮陽人也

曾仙廣字孔夫沙縣人與兄隆俱遺腹失怙相依爲命正統戊辰鄧茂

七叛燬火焚縣時仙廣兄弟尚幼引避半溪賊遇之將俘以去兄弟俱
弗從賊持刃挾之兄弟直前爭死賊因詢知其母老嫠居兩釋之
周玭嘉善人景泰中兄當戍五開玭年十七慨然請代父兄不許有司
亦難之玭曰家貧役重非兄侍養莫慰親心請益力官不能奪既之戍
業裕嗣昌人以爲友愛所致
周仕字君可號白溪故襄毅公冢子常明人以任子官歷官陝西苑馬
少卿公友愛天性與其弟廣藩司理君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雞鳴輒
一處盥櫛動止食息無頃刻離司理君以善事其兄恩意彌篤襄毅公
在時常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止及公致政後家齒日繁勢不能合
公子三人司理君子六人公欲析爲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既而
思曰如此是存形迹也乃分之而稍割己分以益諸姪大槪與九分相
彷彿而名則變矣
李經字士常萬全人天順戊戌進士士常爲御史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
喪蔬食三年兄弟雍睦晝聚處塋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

蕭禎字彥祥太和人天順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公少時羅夫人憐其幼弱析與田産特厚後夫人卒公悉讓還二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皆以公爲不可及

劉亮故大學士健之父也與兄寬勤苦樹門戶居相慕愛老不色忤兄子敎少失母躬撫敎之與人恭遜未嘗騎入里門見老長雖賤必拜

張泰字叔亨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知長沙縣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泰謙和孝友兄順庶出母欲薄分其産泰泣諫均分從之夫婦相敬如賓每見必揖

王鑑之字明仲號遠齋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公性孝友篤于倫敍雖失愛兄嫂事之益恭謹兄子淵業舉不就又習醫先生爲之延引得爲醫學官遂有以立李氏姊之子澤民周氏姊之子濟皆攜之官所敎養之及長皆爲婚娶女皆爲治奩具擇良士歸之

鄭稽字考夫瓊山人成化癸卯舉人任洛容知縣與兄愬早失怙恃孤苦相依及長猶共爨凡出入之需皆兄主之一錢尺帛不入私室兄沒

奉嫂益恭鞠其二女擇士人以歸鄉人比之田眞云

謝文肅公鐸其父贈禮部侍郎世衍嘗出祭田三十畝公買田代之而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間以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數亦如之

林大司寇俊友愛最篤其父菊莊公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

廖檢討欽旣以誣戍鳳陽釋歸鄉人無賴子搆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對獄吏語以辨曲直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兄可以蓋弟弟不可以蓋兄乃相讓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弟實不知觀者潸然感動由是獲免公竟戍富峪

朱導山陰人弘治間司訓將樂博學敦行以身帥人士有貧乏解衣推食如不及也其女及笄治粧將字見兄女貧不能嫁以所有盡與之殊無德色

魏封公正蒙字汝開蒲圻人魏公裳之父也性孝友嘗讀三國志至王玄

德闕張恩若兄弟而嘆曰友尚且然况同胞乎兄弟執書以泣不知涕之從出也蓋從兩兄居食三十年疾必躬嘗湯藥不以父母沒少衰

韓公邦奇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勵事父蓮峯先生及閣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猶爲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汚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一刻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大夫爲立孝友之碑爲鄉閭式後靖病急公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有餘形且瘁靖譬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及靖卒公廢寢食哭絕賓客遺生事衰絰蔬食祥而弗懈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闕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友孝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見矣

金少宗伯問有兄曰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解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病已

姜封公某字純□丹陽人故大宗伯寶之父也以子貴贈如子官有季弟古田令未之任道卒而遺孤宮在稚積負且千金諸索負者將瓜分其產公謝曰毋以爲也即聞之官必不忍魚肉士大夫之後而飽諸君幸寬其子錢某請任之以田租歲若干代償索負者咸服居數歲負足而宮產亦不廢因以成之

阮廷瓚字邦器桐城人早失怙恃既長痛親不存事兄猶父委曲承順家政一以兄爲主兄少友于恩數窘辱之瓚怡然不以介念嘗以千金之產謙讓之略無難色後兄疾親侍湯藥至廢飧寢既卒哀祭盡禮不以久懈鄉人咸以孝弟稱之壽八十卒以子鶚貴贈刑部侍郎

陸封君桂平湖人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封君念女弟爲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封君于女弟猶爾人以爲難子愈成進士官御史

柯學士潛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季氏早沒悉以先公所構宮

室讓與其子宗璧而自與兄學正公別作室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

顧聚字大成無錫人其父處士既老欲均所析著而猝病風不果以卒客或挑聚故所受不當伯氏十三聞之官我力能佐若而勝聚謂父死未謀葬而謀及伯氏產將陷我以不孝不弟人耶罵之絕弗與通又無錫令欲成城城中人分版築而起工而聚伯氏不能應則捕置之獄聚自鄉趨謁令曰伯氏家督也置之獄誰與摻版築者請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義而許之城成乃免公歸

陸任忠字希旦南海人正德丙子舉於鄉歷知淸流縣居官六載不以家人隨人多其廉請升梧州府判凡八載以持正致忤僚長輒棄官歸督府蔡經再三慰留弗聽積所仕俸置田與二弟均分二弟讓曰兄三子吾兩人俱一子令兄弟均產是吾子產三倍兄矣拮据自兄可濫受乎宜析產爲五均之諸子力請乃許兄弟義讓之美蓋近世所罕見云

安福劉秉鐙以副使兼理河道忤巨璫賴義誣逮謫判韶州鐙爲人孝

友十歲喪父伯兄思恩守秉常授以約束不踰尺寸奉生母未嘗拂其意怒則免冠俟解事伯兄冢嫂尺帛不之私雖臧獲有迕必取决焉蚤勵名檢晚乃益嚮學師事湛甘泉公而友呂涇野鄒東郭公惜陰會起盛暑雨必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爲從容對曰兄觀吾外謂可免悔尤吾觀吾內尤有未眞切者兄拊掌曰審若事老夫當率以聽

許鈇字德威歙縣人故大學士國之父也公少育于外家外家憐之不令業舉子然多涉獵書傳卽自謂博聞者不能屈然歲從季父遊賈吳中醇謹有心計季父時愛任之又時時爲著尺牘手書絕倫客亦多譽公者初季父無子子公異母弟鈺最後乃生子金季父客死公經紀其喪所以擁翼其遺孤甚備長而歸其貲亡所利焉或搆金于鈺是假子也安得分遂之可盡得鈺訟弗勝恚死宗人共齮齕金公爲涕泣居間乃解或又搆公于金是歸而父貲不盡懟之可盡得金惑之乃從公所懟父遺貲公輒分予貲又懟又復予終不自明也公有兩少弟皆受數

破亡其業爲之代輸官課又諸母方嫗嫠而老外家窶甚生死皆倚辦公公皆傾橐爲之家故益貧乃之吳中收債會債家盡貧竟折劵歸其長厚如此

陳交字汝同常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爲興寧令其父知足翁念公少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之伯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于同室匍匐赴之不避險難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于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

王□字□□山西山陰人故大學士文端公直之父也有伯兄豪而喜遊于博弈酒人中傾其家至負債無以償先生則陰以錢代爲伯償伯不知也晚年顧益困羸身自遠歸先生先生持之泣甚哀解衣衣之徒

居居之所以視養撫籍恩甚密

王翁某字以東太倉州人王公錫爵之大王父也翁之父曰自然公分授諸子田宅盡與伯季善處推下產與翁翁受弗辭曰微吾誰爲任下者顧其居海濱乃行求白地若甌脫歲力耕少熟得餘鏹以賦與子戶而役之積魚鹽之羨以佐耕遂驟起家既素封念伯兄老而廢受產不給也歲割旁柘田贍之而任其稅有從子及寡姊寄食翁如家

楊忠愍公繼盛既計偕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析箸居曰毋溷乃公爲也公遊太學再試居首名高故薦紳大夫迎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穰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笈爲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纍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圖也

孫宗伯陞師事伯兄無巨細必稟命而行坐必侍側母夫人及伯仲兩

兄逝誠勿治家慶嘗爲生日詩有曰楚水終天無抱恨潘輿往事又成空盖念念不忘親也

陶文僖公以友愛著聞敬事兄參政公如嚴師言動必咨之弟大恆病未有子公密禱于神自請減算以代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齡紿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麵食魚肉菜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毓俊撫愛其弟特至

丘集字子成嘉定人倭亂時與其寡姊各藏金地中集爲倭所獲求貨乃出己藏與之人謂集何不與彼留此集言吾少姊多耳兄與兄子皆坐逋賦當永戍集奔走營救積年乃解家益貧或日一炊冬日以故紙囊敗絮爲被而讀書不輟造其室者欣然議論不知其空腹也

萬文恭公士安兄吏部郎士享以父喪毀瘠歿公喪之如父從卿貳歸

年已踰耆事諸父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
方文襄公獻夫平生厚于人倫解相後苔家奴忤其兄茂夫意輒置酒長跪謝罪
徐文貞公階性友弟尤喜施予既讓新第於前母兄歸自延平念其產挫劏田二百畝贍之
陸文定公樹聲既起家北上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餞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于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富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公二子也蓋兄弟間切磋皆就道義遺榮利如此
郭公宗皐天性孝友自爲兒時侍父母病寢不解帶若成人然及仕宦所得祿賜歲用之餘皆進之父母爲家公財與諸弟分產惟弟所需取其猗者弟某嘗有疾灼艾意頗難之公爲解衣先灼以分其痛
王大司空鈫嘉靖己亥以福建都轉運署福州守民有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公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忍使有一不足哉爭而勝之則一不足若父慊乎若子也而以貲傷父心寧復爲若

輩血食耶訟者咸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公像而祀之

曾渙字至文博羅人幼喪父事母孝從兄漢亦早孤渙視如同產視漢母猶母也嘉靖□□秋應試時渙文有名矣明日當入試聞漢訃卽棄歸庚子舉于鄉

龍見金筑司人府學生居省城嘉靖二十二年弟龍起夏月浴于河將溺見聞之不暇改衣赴水救之起生而見溺矣兩臺旌之曰友愛

陸畀字元吾平湖人嘉靖辛丑進士故尚書杰之弟而大冢宰光祖之父也卒官刑部主事孝友篤至過絕常人居光祿公喪哀慕泣血椮不入口者六日仲兄為諸生以小禮得過學使將斥其藉朴之先生從童子試入而伏地號哭以請學使感動遂謝罷仲不問仲無子欲先生少子為嗣淑人難之先生曰豈以兒女子私愛而使兄失蒸嘗遂奪以予之

傳封君學易字汝時聊城人嘉靖辛酉舉人故憲副光宅之父也公有兩兄長公性嚴而公敬下掩恩仲公性和而公愛不弛禮有時樂飲他

所以長公命召之立至夜分就寢聞長公一呼即起而應晚年獨仲公在築舍接棟與同起居一日騎馬入城路逢賣蒸餅者呼與俱旋買以奉仲視其食已乃上馬去他多類此撫兄子數人愛如己子撫弟子二人如兄子門以內雍雍如也

王公石溪名憲武字克定山西之山陰人故大學士家屏之父也公少倜儻有大志伯跅弛匄貸無節傾父資者什七八父乃推產畀公屬二季焉而子錢家日操劵徵負伯遁走公年舞象即攝家事且耕且讀內奉菽水懽而外拮据償責終不令父知也一日伯將二子羸歸公前持大慟哭解衣衣之酌酒勞之絕不及曩著事復割田宅以居之

新淦張復吾堯文有同生事徵應甚奇異復吾之兄曰水部君克文隆慶丁卯之秋兄弟同計偕舟行及桃源而復吾病病亟水部遙望桃源三義祠且泣且禱反視復吾則氣息奄奄欲絕矣不得已爲治木及殮具忽聞空中語云堯文是心地善人決不終于異鄉克文係兄弟同心你前日請過的是你明年中舟衆聞且駭水部心益恍惚念安有人死

竟日而復生者徒於浥悲哀而伏屍之旁乃聞空中復有呼者曰人誰不死此當自生者于是死且八日矣視其鼻不陽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腹背相輳水部舁屍徙至野廟中旦復走祠下奉明水一盂𤓰其所祝詞投水中以沃屍揚頷抉其口以水五分灑之屍萌乎顙有泚水部喜籲關侯彌急一夕屍起熱然負牆立忽仆僕走掩泣以告水部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已乃噫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以手按其心曰此件可是你眞的少頃曰此件倒是水部曰此件是件件是明旦復吾索鏡自視眸子視得其形微笑曰是我矣日飲以粥粥數旬而復復之日莫不灑然變色動容詫神異也死于八月之晦日凡十八日而復至九月終旬其形始充然如故兄弟痛哭許立三義祠復置舟北上明年水部登進士第至癸未復吾乃第

于封君玭字世和東阿人故大學士愼行之父也兄弟三人公最幼而弱數歲失父依兄伯居兄伯遇之不善常奴使之又常坐顧呼公使前侍食罄折立無敢忤比長兄强使出分益貧窘然公爲人大度有才氣

所交皆賢豪長者竟自致百金產緣手散施略盡已復置百金而兄坐法當死詞不及公公慷慨自詣吏請代吏怪之已試問之爲出分弟益大驚使前畢其詞而公涕泣對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視兄猶子視父也子爲父死無所辭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詐即佯許出其兄于獄公大慟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趨自著械入獄不返顧吏爲之泣竟兩釋之時吏第知公爲分弟不知故奴使弟也公又嘗代兄繇使隴西猝遇虜騎夜伏積骸中得免

倪封君應斬兄曰養拙公應科第曰少原公應朝公敬兄而友弟養拙公岸袒坐公侍立不倦一聽養拙公養拙公嘗病足痏痏潰帛裹之負暄簷間公問疾養拙公舉足公即爲解帛以巾拭血手傅藥仍帛裹之掖歸寢養拙公卒子弱來或侮之公力左右之晚與少原公同居子凍已有祿所奉鮮必與共食少原公又先逝公貽凍書曰弟未立汝善視之

王公世貞至性過人即篤老奉司馬燕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敬美太

常公友愛極篤常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訃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也

岷府南渭王譽播安和王之子與二弟鎮國將軍譽楷譽格極相友愛安和時買民田若干皆上腴之產盡以付二弟且爲歲輸糧於官格嘗感疾之南嶽避祟王中夜聞之輒起亟呼人追請寢食俱減及返而後安

金太守尙文兄弟中友愛尤篤兄尙義喪偶以有子不欲再娶公密與弟尙友爲聘致仕太守俞公之女既諧而後聞之尙義爲御史好直言時值星變公知其必不自默乃作東甌童子篇以諷止之比尙義被逮謫戍遼東督府防察甚至衆皆謂公不宜往視公曰往酬詠寬釋至就道涕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尙義卒視其子祺若己出

盛儀字克恭桐城人恂和慈懇事父母孝凡父母所志殫心力圖之初伯兄欲析居儀哭曰安忍是兄不聽儀抱季弟哭折劵盡讓所分受者伯兄竟棄故居倍索値幷所讓者去未幾再索再厚與之及兄卒家墜

儀爲治喪亟迎養嫂氏撫其孤俾有家室別置產處之季弟德領鄉薦未仕而卒妻年少守節給養周至以成其志厚匳其女如己出凡宗族婚喪弗贍者輒補助之嘗得盜牛者留其牛不問其名遣去後盜攜物謝亦弗受嘗謂人不能睦族蓄衆非孝也故家無儲蓄而仗義好施解紛急難嘗汲汲云以子汝謙貴封監察御史壽至八十一而終

李梅學麻城人初爲臬司幕下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掾兄弟凡四人掾爲嫡且長餘孽子掾父暱諸孽而疏薄掾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卽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

李儒字宗魯黃安人衛千戶性孝友父卒奉兄惟謹嫂忌之窘辱備至儒不爲異更推所析以讓兄身別爲母養歲大祲謀升儲以待進自食惟菽蕨且不令母知以病其兄嫂及兄嫂繼卒儒獨力襄事至有不備

旁貸以給略無仇怨意後泣官二十餘年慈愛懇切毫下無不戴之者

楊璨字仲玉華亭人以進士歷官應天府丞璨初舉于鄉遭父贈君營繕公喪時兄憲副方第進士觀政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琦季弟貢士璡殯殮如禮他日太安人檢篋得封君爲諸子析產狀示焉公哭不忍視曰吾父爲此將慮吾弟啓爭端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有後言者非子也焚之友愛二弟益篤

鮮冕右渝人嘗爲御史其兄有子四人俱成立公年踰四十尚乏之嗣孺人不容納妾後雖強容之又制不得近親戚每爲公憂然不敢爲孺人勸一日乃兄謂公曰弟婦性妬如此弟如無後何公熟慮無計乃謂兄曰無可奈何兄曰我有秘謀管取弟明年得姪公請教兄曰吾來日置酒會爾夫婦令吾諸子孫侍側酒微醺弟當問我求先考所遺及請吾便好之田產以激發吾怒吾因大詬弟謂汝今無後吾有衆子孫不數年爾已老爾之所有且將歸我吾棄爾夫婦于溝壑身且不能保尚向可與我較多寡計美惡哉弟婦見之必有所激矣翌日弟如命偕妻同往

酒半如其言請之兄略大詬詈公佯恨幾死扶歸至欲自縊遂堅臥不起次日孺人躬詣諸親爲公求美姬甚急既得之謂公曰任君往來但令生子繼我後毋致人唾罵可也期年果生一子後二子繼之俱克承厥志嗚呼世之爲兄弟者己有子而幸人之無惟欲利其死而沒其財孰肯陰謀秘計而爲之圖後如侍御乃兄之厚德耶

蔣刑曹孔暘與弟居不忍相遠罄宦金買田宅歲贏月羨久益增折半均取不以尺寸自謀猶擇腴羨以厚之愛弟之子廷均踰於愛其子陞也別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廷均爲讀書費何宜人安樂之曰汝撫弟姪如此吾復何憂

閔處士愛亭者太倉人其仲父毅齋君無子而富有弟某出後之而父南亭君當授產處士而不能無昵某也或謂處士法云何既以出後人安得復稱子而受父產君不聽曰法限取者不限予者吾知有弟與吾父母心而已遂中分其產以予弟弟悅辭處士乃稍裁其羨畝五百爲義莊以贍族之貧者而至南亭君夫婦沒喪葬之費不貲君一力任之

不以溺弟曰若自有父母吾不而累也有女弟適龔志重而寡亡何亦死獨遺孤在君取而子之使其子大倫子之所以教養備至爲授室分橐如大倫其孤旣登第復龔姓而名曰聞道以存君之舊而已或謂君曰彼何以不請命君怡然曰固吾命也蓋君兩受役于崑山太倉皆繁重家爲窘有畫策于君者謂緣聞道當得蠲君乃毅然曰吾不從聞道蠲也吾而蠲誰當代者役如故及聞道卒於東陽令亡子君復哀之如子撫其嫠有加

倪勳普定衛人弟然烈羔熊五人同爨永不分居勤儉營生竭力事母其妻各守夫訓孝友著聞御史陳某旌之

李封君梅有伯兄官大寧諭卒公奔赴襯歸中流舟覆公身翼櫬浮水上誓與遺骨俱葬江魚已救致得免若神相之者

江東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虛罄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魏尊魚臺人魏瑄養子弟逵嘗遇盜盜已殺瑄將及逵時尊避難別所聞之卽出告曰逵無子殺逵則父絕嗣矣願以身代之遂殺尊逵得免

林況字漢卿福寧州人性剛狷十歲孤事母得懽心其兄鴻常病值妻盛病亦劇況日侍兄所不入私房或怪之曰妻死可再有兄難再得矣

羅汝涇南海人以友愛稱歷仕知州父遺產數百金盡讓其弟自甘清約鄉評重之

趙啓趙哲烏撒人兄弟友愛甚篤其父年老命啓承襲指揮使爵二子遜讓終身不襲鄉人義之

秦和羅晉用字楚林父景高貧而有節行至晉用在貧而操執一如景高弱冠父喪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而一廢疾孤姪方在幼晉用刻苦奉母嫁妹婚姪養其廢疾者終身己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則不給也迨姪有子母強之妻乃娶

羅萬里字一鵬順德人少充邑諸生篤于行誼與弟萬程友愛四十口共爨無間言同邑關祺祖亦與弟祺械祺和友愛孫啓東守其訓三世猶同居云

吳憲字公度鄞縣人福建布政吳福長子母鄔夫人沒待庶母張氏敬謹撫弟三人皆友愛三弟驕縱張不之禁反以虐憲憲無怨也以新營之宅與其弟而自居後圃舊廬張復欲有之憲即出僦屋以居未幾受薦爲高郵儒學訓導後三弟日貧所與新宅又屬他姓憲復節縮俸給日津潤之不少吝焉

魏珏長樂人兄理誤殺人官捕之嚴珏以理無子匿之自陳曰殺人者珏也鞫之不易款斃于獄

袁天爵字子修號仁石建溪人孝廉文紹之父兄弟五人張出者二朱出者三君爲伯持家柄一切米鹽瑣屑諸務皆手自擘畫而陳孺人佐之內外並無後言以故其兄明經公得安于儒不問家人產朱母病革屬明經公就試乃出囊金數百授君曰我死汝兄弟四分之君拜泣曰

母幸無恙長擅諸子如有不諱嘗以遺三弟某何敢利焉朱沒君卒請于父知其言三弟長欲分異父視君若不自得者詰其故曰兄弟一體痛可分乎明經公嘆而止明經公沒三弟申前意君不能強乃請族人均其產或曰伯氏家督也於家又有勞今茲所遺誰之力也而均諸君敬謝此先世餘澤其何敢私焉且某操家數十年不以此時私而私今日乎族人咸嘆息罷去蓋終君身與三弟處人不知其爲異母即三弟亦不知隱君之非母兄也

吳賈羅維者初以兄疾門戶事多自持之十年貲六百金皆自其力後分釁不校但指其居曰此先人之廬予我數椽遺子孫足矣親沒竭力喪葬不以累兄曰親亡自應葬兄勞自應代吾不知其他就獨生我則將誰歸與聞者韙之兄感動友愛彌篤

毛孝子聚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

李悅字子喜新會縣人天性孝友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十

二十餘孫產薄不能自存召與同居以己財產均之族人多來依者至百餘口庭無間言

劉梅字世鼎長洲人孝友自天性少游燕冀踰二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其弟季獨操之無所問季日從博少年蕩破之人或爲言梅不傷其意當季疾及游未歸爲憂悴恆廢食卧竟老未嘗析居仕汀潯二郡推官皆有惠政子鳳爲明御史

鄢處士叔敬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

吳興莫翁者婢賑懼其嫗妬亟遣嫁鬻粉羹者生男歲時贈給不絕翁卒子且十餘歲惡少視爲奇貨畫策與訟之計甚悉子入哭嫗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又遍指其家人曰此汝當拜者此當受汝拜者旣畢告之曰汝旣吾弟當在此撫養安得去卽命濯與諸兄弟同寢羣小方聚俟之聞已納相視大詫計不得施

屈公直居京師時有弟太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告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如此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于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不得爲義人耶

劉廷梅未第時貧而教授里中有仲一人曰廷楫公束修之饒上以奉蕭恭人甘毳下以資仲學然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公與仲俱試公獨薦乃益稱仲于蕭恭人而厚資之冀以解蕭恭人顏後三年仲當就試而病作性又好禨祥而難事公乃以身爲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徒步而募二夫俾肩仲俄一夫痁作而踣公匿跡從輿後肩仲仲不覺也道遇識者咸目公而笑公不顧及仲及試得薦而蕭恭人喜可知也然竟以疾不堪赴試公登第後念仲病無起時而虞蕭恭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慰諭之者百方稍解而公之臨弟喪痛幾若蕭恭人然迄不令知也諸附身必誠信曰今者視先公禮故易禮耳雖然益重吾感矣

歸安施相之佐翊之佑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

隙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過翊之于舟中語及產事公顰蹙謂曰吾兄弱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乃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

安福劉撰嘉性孝友苦學堅操父早喪有堂兄當補伍紫荊關賂縣吏移補獻嘉獻嘉撰嘉兄也撰嘉詣縣請行獻嘉曰我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其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俱被虜撰嘉向虜哭曰兄聾啞無爲盍舍之獨執我虜果舍獻嘉已而撰嘉亦脫歸投詩主將主將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拜母床下母曰蚤知兒念我忍須臾死去適日母卒人以爲孝感撰嘉哀不自勝曰脫萬死一生獨計得少日盡孝養而今已矣嗚咽之聲悲感行路晚節事諸兄情好益篤尤嗜學易或至達曙不寐曰道盡于易矣號白齋居士

山陰徐恩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掊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攬之虎乃釋文走恩度虎必復來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吾于虎何仇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仇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横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逃恩若是者凡數四隣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毋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施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士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樂清余昌字景盛友愛天至有田數頃子一人而弟之子三人焉異舍而貧則悉其產均之如一也潘簡肅公始仕爲其邑令察而重之躬禮

其廬因請呂清計薄條飛詭以千數民大悅而豪右皆怒乃相與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簡公尚書時爲文弔其墓

三老丁氏名廣居鄧州人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南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爲常時具酒殽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賙之粟帛足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爲來歲計不能者又賙之雖數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之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告復賙之是後子姪俱自力于衣食

郭銓字時選號冰壺□□人爲邑諸生嘉靖乙酉鄉寇行刼兄爲賊擒幾不免公時讀書外舍胥聞兄急尋從間道持一劍奮殺賊中其目戎首仆地始脫兄于虎口鶺鴒情切冒死不避識者壯之

閫範

前言

趙人齋曰五倫皆象陰陽夫象日婦象月日月迭運于晝夜相照爲望相映爲弦相避爲朔相交爲合璧月止一會焉婦人陰類故稱月事則夫與合寢以應日月之交既孕不復會冬月安靜養微陽于曆稱閉月不復會古者月令多爲之忌欲人君謹房闥遠色慾其防甚嚴法天以有別也故壽命延聰明長而胤嗣廣矣夫有夫婦而後有子此人道之始也無別則喋褻蠱惑夭亡靡不由之可不愼與

張時徹曰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罔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盍娶諸輒謝去一日漁於海獲甲蟲曰鱟雖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與婦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俗降世汚有反目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鄭端簡公曉曰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

禽獸行如雄雉苦匏河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觀此則知關雎為王化之基不誣裀笫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愼哉

黄省曾曰妾媵之買或以嗣胤弗茂或由房闥無人勢在必畜然亦須精擇貞純父母禮舊骨氣顏容不必華艷但得貌相儼厚毛髮充盛愼言清音素性避檢容易羞赬者即為良姬若所生淫悍家無廉恥幼習倚門早閑調笑或籍素娼流或身為擯婦雄言捷口俞目揚眉逢人作娼舉止輕褻者即為賤嬪綴得弄璋必成破蕩若生女息決至淫奔在古玉寶之隆亦以哲婦傾覆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况民間囊產何足散滅衰齡暮景簾薄尤宜愼防多有外私獲孕以幸分財潛使易宗可傷之甚其有子而良無出而貞者皆可偕老表為閨範若諦察性情終必流汚者預放遣之免貽身後之玷嘉靖間吾蘇都御史文森疾革之時所侍婢妾一時配嫁里人其深慮遠識誠可師也五尺之童毋令入內既與熟習必通言語使令久久玩褻從此生情矣人家多由嬪

妻悍妬不能螽斯而處以致置妾他居婦人不習訓戒又無保傅職則
思淫防閑不及外私所必生也
黄省曾曰人之配嫡自非寒細多是良耦所以根氣清淑心抱貞和往
往產得純子可以光續若夫妾媵俱係奔買或出于淫奔之女或出于
敗節之姬或出于倚門之婦或出于逃背之流必皆放行不修蕩心無
恥巧媚千生機險萬狀一遭蠱惑鮮不覆宗故其所生每非本種芍藥
之贈屢受穿窬明星之期亂私奴僕體質既是汚邪所合又爲駁賊草
中鈎吻蟲內虺蛇安得佳嗣必是凶兒是故明達君子瓜瓞未延雖免
二侍當選柔温須求窈窕聘娶以禮蓄待以方愼防篳過于嚴蒞處毋
褻于詭讒言照之以皓鑒潤諧準之以平衡閒巷毋令越足早夜毋令
出入家政毋令預參房闥毋令各別枕簟毋令擅專香奩毋令囊佩歌
曲毋令吟唱金玉毋令帶飾黛粉毋令致華錦綺毋令衣被酒醴毋令
衒弄牙媼毋令往來寺觀毋令焚禱姻屬毋令通趾童婢毋令潛役優
戲毋令竊觀簾戸毋令窺目顔色毋令嘻笑眉髮毋令妓妝庫笥毋令

司守至於所生母氣旣住況居長一重之數之不必言矣倘次鴈行加愛毋踰諸嫡譬之一樹父爲根幹也嫡猶條枝也庶猶芽孽也設使侮嫡而眷庶則猶傷伐其條枝者也不惟芽孽無所暢達而根幹亦將爲之折蹶矣倘涉淫荒之四條誤收錯置苟不歸之本源亦須捐之卒隸毋因姿態妝毀身家倘有所生子雖難棄母不可留黜母存子乳媪精覓此嬰長大必費斲削當痛懲於丱總之年開義于嬉翔之日庶幾善習擬擬可移若緩其格度隨其步履則兇頑成痼奸詭入髓蕩門覆戶可必其然譬之崩嶺潰堤難爲力矣童子履霜可不戒警要而言之莫急于擇母者也

何孟春曰水鳥有鴛鴦者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輒思而死南海鰥魚雌常負雄而行或捕得其雄其雌亦自止不得活也然鴛鴦詠于三百篇談者比諸人之有別而鰥無及焉鰥特戀于情耳德固無取夫婦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可以不正乎

李夢陽曰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階于婦人文王刑于寡

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陳師曰或問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余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之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辟作懼人之不信而篤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

陳絳曰夫婦之道榮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顧其夫之富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而可耳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己愛是不欲其夫之有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情耶亦人情耶

陳絳曰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天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賙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于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明矣子思之母嫁于衛明道之婦嬪于王夫豈無範勢不行也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故爲之法亦仁者之用心也

章懋疏曰天子之于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皇上聖德英明睿哲純

粹天命降鑒必釐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姑將所選者暫處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擇師傅大家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葛覃樛木之德足以母萬國尤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遞尤于孝道有光儀則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今日矣

沈公鯉曰女德柔順端莊第一孝敬和睦第二勤儉整潔第三性格柔順舉止安詳持身端正梳粧典雅低聲下氣謹言寡笑整潔祭祀孝順公姑敬事夫主和睦妯娌禮貌親戚寬容婢妾教道子女體悉下人潔

治賓延謹飭門戶早起晚眠少使儉用學製衣服學做飲食打掃宅舍
收拾家火蠶桑紡織孳生畜產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
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擕帶的本家父母與闔族
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又曰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不足觀故今女誡
必先把持身事蓋身正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衆理家事莫舉止輕
狂莫妖嬈打扮莫高聲大笑莫耳軟舌長莫撥弄是非莫離間骨肉莫
煩言絮聒莫巧言狐媚莫耳邊簍聽莫背後唧噥莫扯村說謊莫喜佞
悅讒莫逼牆竊聽莫偷眼邪視莫眼空意大莫口甜心苦莫嫉人勝己
莫夸己笑人莫做效男妝莫做行男禮莫賣弄顏色莫炫耀服色莫惡
狠打人莫惡口駡人莫無病稱病莫蓬頭垢面莫赤胸袒膊莫顯見褻
服莫露出枕席莫男婦同席莫男女授受莫買命算卦莫聽唱說書莫
隨會講經莫齋僧飯道莫修寺建塔莫打醮掛旛莫山頂進香莫廟宇
燒香莫招神下鬼莫魘鎮害人莫看春看燈莫學彈學唱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莫結拜義親莫來往卦婆師婆媒婆賣婆莫輕見外人莫輕赴酒席莫內言傳外莫外言傳內莫倚門看街莫醉酒失儀莫忤逆不孝莫攪家不賢莫唆挑夫主莫欺瞞夫主莫侮慢夫主莫鈐束夫主莫溺愛兒女莫偏向兒女莫口談夫過莫埋怨家貧莫妯娌不和莫伯叔爭勝莫嫉妬婢妾莫凌虐僕從莫怠慢窮親莫結怨鄰家莫貪心無厭以下處家事莫濫費折福莫隨有隨盡莫隨做隨毀莫輕剪羅緞莫多宰雞鵝莫好饞貴買莫懶惰邋遢莫拋撒物件莫日晏方起莫干預外事莫私放錢債莫盜轉財物莫陰厚母家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又曰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

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田野人家婦女相聚三二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為第一義

又曰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為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扮弄是非其為長舌銛于利刃却又無可防之形奈何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安知其非尸祝巫卜之類也若論其至即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責簡省

葉向高曰造物之于人嗇矣贏于才則觭於德伸於德則詘于福前盛者後或替躬顯者終必湮才士多厄修士多毀達士多疵丈夫尚然況在閨閣一身尚然況在伉儷自古及今未有能都其全者也

往行

洪武三十年以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李衡張鳳等為錦衣衛千百戶等

官有差皆得世嗣初李賢妃有寵于上遂進淑妃上時以難事訪妃條析皆出人意表上喜曰班婕妤之流也有請妃贊建儲之事者妃謝曰妾備位嬪所任者浣濯庖廚之責儲位大事非妾所知聞者益賢之時上疾革召其兄金吾指揮賜宴便殿謂妃曰汝事朕逾一紀朝夕左右宣力多矣汝其出見二兄少敘同氣之誼妃泣拜曰妾知之矣死即死耳見兄何爲遂自經上撫其屍大慟謂其兄曰朕非不念汝妹賢明慮他日有武后之禍抑情爲之勿以朕爲薄德也二兄泣謝而退及晏駕以妃殉葬

衛公岳洪武間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吳中字司正武城人洪武戊寅以國子生授衛經歷陞大寧都司經歷太宗皇帝舉義至大寧中出降累官工部尚書性勤敏多計算歷事四朝爲造北都城堞宮苑曹署過三十年皆出中指授片木樂瓦各得其

任而貪縱所刻減萬計金帛財寶充牣若山膏田甲舍徧于都邑加少保坐受人賄有保舉事發下獄將半載始釋之奪少保尋以太廟完復之再進少師卒贈茌平伯中湛于色後房曳珠翠者無數而爲妻嚴妬不敢近一日領誥畢返妻令左右爲我讀吳中誥已問中曰上寧耶曰上安得爲此亦翰林臣草耳妻笑曰果然亡忝翰林名知人即吳中誥一篇何嘗許一廉字中面赤亦強笑而已語後聞禁中優伶承應爲吳中畏內狀上輒一舉盃也

周公新未顯時其妻治褥以給及居方面同官有內蒞公夫人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同蒞者各相慙恧更爲淡素新後爲成祖所誤誅其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居如洗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楊文貞公士奇妻早世止一婢侍太后常召入內見其容服甚陋令賴御爲粧沐且賜衣飾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孤貧爲諸生所服衫缺綴紙補之有司見而憫之

爲給油燈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授筆輒萬言皆中矩矱永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陞福建參政始未第時聘同里貧家女及發解其家以婁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愛甚篤生子皆賢有舉于鄉者

永樂十三年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邵玉字德温慈谿人宣德十年舉人正統元年汝州學正歷官提學僉事有市首飾者直百金先生語夫人曰汝欲之乎夫人未答公曰使婦飾百金爲之夫者難乎其爲廉矣

高文毅公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推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𡍼陳公一怒之力也

柴廣字文博祥符人景泰間歲貢歷漢州知州年四十四妻温氏病卒公曰吾已有子矣誓不再娶鰥居五十餘年室無婢妾弘治初鄉士夫高公之行乃連名具呈于巡撫海虞徐公恪行縣查勘得實奏請旌表以勵薄俗壽九十七歲卒于家

英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論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久因厚待之致彼親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不能去也公意葢欲上屬之法吏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之既而以雙杖往公請其故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諫其父固乞留之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不可留後或噬臍無知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已兩斃文敏公猶未出朝也

馬良山東鉅陶人襲祖職爲金吾左衛指揮累官都督同知良姿表俊偉性度温夷以幼童侍英廟于青宮比長益親暱天順時武臣中得寵

者惟良爲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駕出郊南圃早朝罷文武羣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衆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鼓樂喧天聲達禁中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說者謂英廟篤於倫理如此

安福張寅字敬之弱冠時從學從父振烈太學中以事出亡之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補州庠弟子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妻之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矣未可以薄行負之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將議改適姑許之豪家交賄之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回至是遂偕伉儷後寅登進士令涉縣有廉名擢南太僕丞而康氏封爲安人夫義婦貞譁然爲萬口美談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叔子少傅讚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姪列

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抗云

成化二十一年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劉公岌涪州人歷官尚書年踰古稀尚乏嗣雖內嬖盈閨而亞妾專寵妬悍難制翁嘗語之曰諸姬懷孕子則育之女趣溺毋累我老年也自是每臨蓐不問男女皆弗保矣一日翁入朝嬖人適產子亞妾佯笑曰好沒福又生女郎裹以段裙命蒼役棄之時天尚未曙出遇守門二吏叩所持甚急役以實對一吏曰吾年老無子爾能授我第歸報夫人云已棄河便了是實汝之陰德也校許之吏遂懷歸養作子翁歸自朝亞妾以產女聞翁不詳問未幾翁上疏乞歸田吏所抱養子年已及數歲容體異常二吏爭攘爲己子適翁之門生𥘉主政夭殺過之與聞其言令人訪詢得實特稟堂差官護送之至涪翁喜甚書彩聯以迎云八旬

老父江邊立十歲孩兒天下來人輻輳迎之官舟方泊近岸冠蓋相望幼子獨趨前翁父子相持大慟見者莫不洒泣比長補廕成均廷門吏終老於其家及卒爲之服喪三年嗚呼悍妻妒妾殺非其子者多矣然未有久遺而復存者劉翁年八十而已棄之子乃得重見意者翁多積善天啓其吏養之不使絕公之後爾誰謂天道無知哉胡天敍歷官至湖廣鄖陽府太守

戴冠字章甫蘇州人以世之富貴多畜妾媵而有亂者嘗曰小人家是百無一有大人家是百有一無

張時徹曰長潴君者其妻終葵夫人妒虐其侍姬長潴君苦之長潴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潴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饔饌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于婦者能順其夫子耳長潴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日以帷薄之故傷其心可乎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玉趾有命敢不從然竊有辭焉長潴君實耄子且幼未能勝洒掃所恃無恐者長潴君存爾苟一旦溘先

朝露吾屬將操瓢丐于道路長潞君精神幾何寶之愛之惟妾耳侍姬唯欲是從長潞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寧復計帷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

靳貴字充道丹陽人弘治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一甲第三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僖父瑜温州府經歷年踰五十無子范夫人憂之陰爲置媵于側室温州見之驚曰是何爲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亟遣歸其家餓而范夫人就館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文僖于温州之官舍

石璞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歷仕山西布政使剛介有詒才其內人嘗頂諸僚內燕歸慍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曰首席曰使吾墨于憲汝安得居此座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官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此座得乎後進工部尚書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致仕歸無第宅人服其清

韓公邦靖其內屈安人病八九年護床褰幃安人勸其買妾爲後嗣計

曰汝年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推官者好友也以屈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趙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有姿色耳終却之

徐蕃字宣之泰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性簡淡寡嗜好居處服饌取給而已先其子治第頗整恚之素無妾媵其夫人爲購少女備巾櫛蕃見而訝之卽日命具糚遣還

楊繼宗嘗知嘉興府有圉卒饋熟鵝彘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聲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受賂陷身于不義因呑皂莢丸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卽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

陳公晟爲人最篤倫理內人黃氏鍾族義女登薦時尚未配富室欲妻之不許比黃卒作詩哀之極其悽惻聞者墮淚陳獻章甚重其人

賈運字會期東鹿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憲副初聘于魏氏魏未幾疾雙瞽父封君欲改聘他姓會期執不肯曰命也于古不有劉廷式哉遂

娶之和諧如琴瑟魏又數請置妾媵公終不可所生三丈夫子揩□□

曹自守字伯化茌平人嘉靖己未進士早孤事母至孝少聘張氏女女病而瞽其父請罷婚自守娶焉里人高其行

汪應軫字子宿紹興人丁丑會魁以庶吉士謫守泗州初聘龔通判之女未娶女卒繼聘張氏將奠鴈告父母設祭前妻臨奠慟哭甚哀祭畢而去是夜夢龔氏訪之敘話未終求別甚急軫問其故對曰紅蓮大夫欲害君謹防之此夢久不應及陞江西僉憲泊紅蓮渡忽憶前夢舟人請開舟堅不許言至某廟燒香既去而返諸行舟皆覆惟汪舟獨存始知前夢之甚神也嗚呼汪夫婦未相逢而死猶相顧如此有不情夫婦朝夕相視而終身相忘者視此可以愧矣

嘉興張公寧晚歲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隲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即陰隲耳公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身

楊中丞豫孫夫人張浙之平湖人能通史漢夫婦居家輒以故事互相

論駁豫孫常自詫曰此吾閨中益友也張故富家嫁時裝奩甚盛豫孫頗心德之以故平生作官無絲毫染指皆張氏之力旣無子不忍娶妾約以四十爲期客曰人以繼嗣爲大張齊賢娶妾有十萬橐當何如以報耶其後豫孫以憂去憂終赴闕年三十九始買二妾來京客笑曰奈何自背四十之約耶豫孫曰吾恐一時不得故預置之卽有妾直待明年御之耳其篤言如此

錢養廉杭州人孩提時其尊人憲副公爲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痘疹瞽二目嘉禮在邇女家以廢疾謝婚憲副公亦欲從其謝廉曰聘時完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兒不娶彼將何適兒心不忍也娶妻爲延宗嗣耳井臼可代也竟娶之而恩禮有加多生子女後廉戊戌進士入銓部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高鵬字雲翊澧州人器識超異少聘周偉女病癱瘓周恐艱於櫛沐議辭婚不可竟委禽焉相與無間言姻黨賢之後舉進士

陳淸字孟廉順昌人娶盧氏生二子而盧卒淸年三十五誓不再娶飲

食起居不近嫗婢衣服澣濯不假他手杜門無外交

張瑶字朝貢嘉興人舉鄉薦性孝友其妻以疾不悅于姑姑欲出之瑶心知其無罪令婦依母氏終身不娶與兄同孝養內外無間言屢上春官不第遂隱居杜門衣食不給恬如也郡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過咨論政事瑶未嘗干以私卒無以殮徐爲具禮葬之

羅雄吳賈也性孝弟事親盡禮婦馬氏有容德而失意于舅姑雄曰訓有之矣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竟遣還家後馬父迫馬更嫁馬不從以死殉之雄之母乃悔命公祀于寢雄亦不敢違也馬既沒同里周參議欲納雄爲贅壻公曰周公女出富貴安知非庸奴其夫而傲其舅姑者吾不能向人帳下取氣也謝之

馬琮長洲人事母孫氏盡孝傷其配顧以家衰殫瘁致死矢不重娶其親以琮尚少勸之置妾不得已畜一女奴已而嫁之猶處子也一時義聲聞里黨聞御史按部表節義有司遂以琮應蓋從來以節婦奏者月無虛日孝子間有之其以義夫旌者絕少旌之則自琮始

閩撫使王某事母以孝聞近四十乏嗣其妻爲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祝天曰某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軀吾不爲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生二子

朱芳興隆人幼聘趙晟女尋以痘傷目及通禮欲娶女辭之再三芳曰吾不娶若將安歸竟娶之人以劉廷式擬之子璣當貢陪貢衰且老遂令讓之

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十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妒而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乏嗣醵金八十爲購妾而里人避妒莫有許者適某督郵有一女年適二十罷官貧甚莫能歸母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兒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成媾不三日撻幾死明日又撻女曰受撻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受妻大怒明日又撻女逃歸房妻亦遂入女忽閉戶加刃于妻頸曰吾爲前十四命報寃死矣乃反棒撻之無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矢天曰再不撻汝女始解由是兩相容女生七子三甲榜四鄉書簪笏盱嚮不絕至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其家另祀

大母以廟

劉太守容初爲黃州府通判抵家而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吾同辛苦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宜人亦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旣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爲主饋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曰昏悖其賢也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卽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